

路”(《人物论》第160页)。《人物论》还非常注重佛教人物间佛学思想的比较,以把握其思想的独特之处与价值所在。作者为了研究王恩洋的佛学思想,即把他同欧阳竟无、吕澂、印顺、大愚、通禅等人进行比较,通过王恩洋与欧阳竟无的师承关系,王恩洋与吕澂就《掌珍论》展开的学术论辩,对王恩洋与印顺法师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兴衰之理的论争,彰显出王恩洋戛戛独造的佛学思想,以及他在支那内学院内部,在支那内学院与武昌佛学院的论争中,乃至在当时整个中国佛学界所发挥的作用与应有的地位。

中国佛教所谓的解脱其实是一种生命境界,一种“人能弘道,道籍人弘”的担当意识与人文情怀。浸淫佛学研究既久,受历代高僧的沾濡与影响,作者在探究中外佛教人物的佛学思想与生命之旅时,发而为文,也显示出一种强烈地担当意识与人文情怀,这可以从其研究思路中,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当代意识,即站在当下立场,对佛教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现代价值作多维反省与批评。在本书中,时常夹杂着作者强烈的使命感,正是出于这种“人能弘道,道籍人弘”的责任感,作者才不辞辛苦,游心古今中外佛教人物的生平际遇、思想趋向,为学界提供了可资参考,引人深思的有益篇章。《人物论》中的大部分文章探究的是,近百年来东西文化碰撞交流、融会过程中,佛教人物如何在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剧烈变化时,充分发掘传统佛教的普世价值,以探寻佛教的现代化之路。佛教人物怎样有选择、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努力发掘传统佛教的思想内核,顺应世界发展变化的潮流”,怀着一种使命感“将复兴佛教的伟大事业与国家富强的愿望联系在一起。”(《人物论》544页)作者以“佛教的人学”为序,作为本书的点晴之笔,意在揭橥佛教的人学观以及佛教人学研究的价值与意义,使本书显示出一种浓烈地人文情怀与人文立场。如其所言,“一部佛教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人史,是古代的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僧人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让佛教不断地流传下来,佛教的文化事业不断创造辉煌,发扬光大”。(《人物论》序言)从这个意义讲,本书又不失为鼓动佛教人学研究的倡议书。

(作者李嗣承,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

唯识古学研究的一座高峰

——圣凯的《摄论学派研究》出版

多年来,学术界谈唯识必以护法——玄奘的今学为正宗,而对真谛所传的唯识古学鲜有涉及,以致古学长期束之高阁,堙埋不彰。而实际上,无论是玄奘的今学,还是真谛的古学,皆为印度、中国唯识学史上的一大发展阶段,其学虽有古、今之分,而其价值则无轻、重之别。作为南北朝佛教学派之一的摄论学派及其所弘传的唯识古学,不仅为南北朝佛学思想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隋唐佛教宗派创立打下了理论基础。而唯识古学长期堙埋不彰,直接造成了中国乃至国际佛学界在南北朝佛教学派研究方面滞后性,积年处于起步阶段。圣凯的《摄论学派研究》问世,开始打破这一僵局。

研究唯识古学,我以为至少有三难,只有克服这三大困难,方有成功的希望。

一是文献资料搜集之难。南北朝摄论学派的研究之所以百余年来难有突破,首要原因就是文献的

缺失。真谛在华 23 年（546—569），虽然怀抱弘法大志，却生不逢时，流离奔波，译经事业曲折坎坷，其学说一直得不到当朝政治高层的重视。真谛的弟子辈也曾立誓弘扬其学，同样遭受同行排挤。后来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虽然重译了真谛所翻译的部分经论，但不再重视“旧译”，改以阐扬护法的唯识今学，译出《成唯实论》，于是，中国的唯识思想转向新学，而唯识古学在历史上因遭冷遇，使得今人无法系统、全面地找到摄派古学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摄论学派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无著的《摄大乘论》（简称《摄论》）和世亲的《摄大乘论释》（简称《摄论释》），但该学派的文献，除了真谛所翻译的典籍有部分保留外，真谛自己撰述的著作均遗失不存。而真谛的后学——摄论师们的著作保留至今的也只是一些零散的序记而已。缺乏文献，不等于完全没有文献。圣凯通过各种方法，将《大藏经》和敦煌遗书，以及隋唐时期日本僧人来华的著作，整理出大量的资料。

二是研究者的学养之深浅。唯识学不仅仅属于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它需要研究者某种“同情”与“默应”的态度，甚至需要研究者某种专业的禅修基础。唯识学所关注的对象不是普通的、外在的客观事物，而是佛教修行者的由凡夫走向觉悟的心理境界历程，是对佛教徒禅观体验的学术反思。无论是唯识古学，还是唯识今学，所涉及的是典型的“佛教心理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哲学、科学或心理学。研究唯识学者至少得具备两大素养：第一是禅修的体验，对佛教有“心性之体会”的基础，否则可能只是禅外说禅，甚至流于野狐谈禅，无的放矢，不着边际；第二是广泛的现代学术底蕴，这种研究必须是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接着说”，而不是注经解疏式的“照着说”，如果没有丰厚的现代学术素养，仅“以佛学解释佛学”，那种研究虽然不是没有价值，但肯定达不到沟通现代生活的效果，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圣凯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对古今唯识学做过比较研究，熟知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瑜伽行派的心理学发展，从心、意、识到“六识说”、“八识说”、“九识说”等种种理论，具备了研究的基础。

三是研究方法之难。基于佛教唯识学独特的研究目标，作者充分考虑到了其研究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而在研究中没有采取某种简单的、固定的方法，而是以“综合式的研究方法”力图揭示唯识古学的真相。所谓“综合式研究法”，就是语言文献、历史考证、思想史、哲学诠释学、解脱诠释学等多重方法的综合运用。作者运用语言文献学的方法对一些重要概念名相进行“概念史”的考察，比如：识、了别、显现、虚幻分别、佛性、如来藏、种性等，利用梵文原典、藏译、汉译本的对照，考察范畴的原意及其后来的意义。充分利用敦煌、日本佛教文献和电脑大藏经的检索，成功运用语言文献学方法、哲学诠释学方法，作者提出真谛思想体系中的真如与阿黎耶识之间，是一种“立体式”、“对立而又否定”的存在关系，而《大乘起信论》中不生不灭的真如理体与有生有灭的妄识是一种“平面式”、“体用而和合”的关系，二者的微妙差别，是思想体系的差别。作者还指出，唯识学的意识理论与现象学的意识理论是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两种专门探讨人类意识结构的学说，在缺乏交流和沟通的情况下，二者具有十分相似的意识结构；因此，唯识学的“阿黎耶识”与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纯粹自我”、“污染意”与“自我意识”等等，可以建立对话之桥。最后，作者认为，唯识思想并非单纯的存在论、认识论或语言哲学，而是以瑜伽行或禅观为中心，从而将观法、实践所得的体验，加以理论的建构与集成，它必须涉及佛教唯识学的实践论和解脱论，因而提出了“解脱诠释学”的方法，强调佛教哲学的实践论与解脱论的特色，其核心是“性修不二”。在这一方法论的引导下，作者揭示，唯识古学的阿摩罗识体现了转依的主体性与实践性，是自我与绝对真理的合一状态，阿摩罗识是一种“过程”的存在，“过程存在论”与“解脱诠释学”是紧密相连的，这些论述从新的学术视点

会通了卡尔·雅斯贝尔斯关于佛教的“知识本身就是解脱和拯救”的真知灼见。

《摄论学派研究》是一项标志性成果，填补了南北朝学派研究和唯识古学研究的一大空白。这部书原本是作者的博士论文，获得了评阅专家和答辩委员们的一致称赞，黄心川先生的评价是，“本文不仅填补了对《摄论》研究的空白与不足，而且是对整个唯识学的发展史、中国佛教史的深入了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楼宇烈先生的评价是，“论文考证细致严密，确凿可信，是对摄论学派研究的一项基础性的重要贡献”，是“一篇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方立天先生的评价是，“全文资料翔实，创意迭出，是一篇优秀博士论文。”。杨曾文先生的评价是，“其下功夫之深，参阅资料之广，皆超出本人之想象”。陈兵先生则评价说，论文“达到了当代国际佛学研究的一流水平”。

（作者刘立夫，中南大学行政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进展资源” 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7年3月15日至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以及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三方共同主办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进展资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美国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曹中建主持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卓新平博士等在开幕式上致辞。本次会议以“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进展资源”为主旨，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平台，而且可以实现国际层面的研究心得交流与研究资源共享，从而打开一扇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的窗口。

研讨会围绕着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现状、基督宗教研究资源、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研究、基督宗教研究与大学教育以及中国基督宗教研究机构等问题展开热烈而有序的探讨。

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基督宗教与神学的研究现状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的段琦研究员介绍了她“抢救当代中国基督教口述史”课题的进展及问题，使人们认识到口述史整理在中国基督宗教研究中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卓新平博士《学术神学：一种运用宗教学资源的中国神学研究》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探讨。卓博士指出，在教会之外还存在一种神学，即“学术神学”。学术神学旨在“研究神的学问”，它是基于宗教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通过运用宗教学研究资源展开的神学探讨与建构，是处于中国教会传统处境之外的神学研究。学者们一致认为“学术神学”的提出是中国神学建设的一个创新之举，将开辟出一个以宗教学研究资源与方法为基础的神学研究的新园地。斯图仁博格馆长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资源的基本情况，并为大家提供了相关的网络资源，为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搜集研究资料的新途径。

学者们就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资源展开了热烈讨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陶飞亚教授以其个人经验介绍了中国基督宗教历史资源搜集与研究问题。新加坡三一神学院的潘乃昭博士对东南亚基督宗教研究文献作了简介。三一神学院图书馆馆长穆昆山（Mukunthan Kumaraswamy）向与会学者介绍了新